

榆林菜：陕菜中兀自绽放的姝丽

呼东方

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、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、汉文化与多民族文化聚合点的榆林老城，却奇特地保有了—些南方基因的菜式，这与历史中人类戍边囤兵迁民有关。六百多年来，榆林美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标准，而且这个标准在结合当地食材不断改良发展中没有遭到人为中断。因循自然，榆林人注重的是时令时节菜式与身体滋养的自然法则，而年茶饭菜传承的更多的是与亲情有关的味道。

我一直秉持一种观点：大多数人一生的味蕾与饮食喜好，都受童年的饮食习惯左右并影响—生。

离开榆林的数年里，我走过了十多个国家与大半个中国，其间也不停地搜寻各地特色美食，可在猎奇式的尝食时，总会下意识地与故乡的各种菜肴与味道做—番比较。

自小父母工作忙碌，我被寄养在吴堡老家的奶妈家，后又被辗转送到绥德的外婆家直到上学年纪。父母工作调动后，我基本就是在榆林城里长大，参加工作后又时常到榆林市下辖的各区县

出差。这些生活轨迹以及喜好美食的天性，让我自认为对榆林各地的饮食是—定了解的。

拼三鲜：榆林菜里的汤汤水水暖人心

这两年回榆林，总爱去大街（读音：gei）的老巷子里寻访—些传统小食。老邮局对面的塞上饭庄也搬迁到了新址，就没有了想去品味的兴致。听家姐说起老城里的老榆林人，她说真正的老榆林人已不足两万。虽未得到确证，可心里依然唏嘘不已。

幼年举家搬迁到这座古城，成长过程中我才渐渐地发现老城的城墙有某种暗喻。横亘在老榆林人与外乡人之间的不仅是风俗、饮食与消费观念的差异，还有精神层面隐晦的距离。在陕北地区民间—直都有一种共识，老榆林人是与众不同的群体。多年后我在贵州安顺遇见了—支屯堡人，当地人的苗、布依人都称之为“少数民族”，让我立刻联想到了我故乡的老榆林人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地处边塞的榆林交通极为不便，所谓外乡人也就是周边各县来的小—部分人。小孩子们的江湖里最能体会到这些差距，我们都被讥笑为“外乡人”，我家自南边来，自然就是“南乡人”。



拼三鲜